

孟和文存卷二

政府

——廣義的與狹義的，有形的與無形的——

(一)廣義與狹義 就政府一語，試爲詮釋。攷其所函括，常有廣狹二義。狹義之政府，乃專指執政者而言。行政諸部，各有專司，若財政，若工業，若教育，若軍務，皆人羣所不可缺，必有專員執掌之。而人羣因諸務有專員執掌，乃能安居樂業，享治安，增財富，求知識，營高尚之生活。各國政府之職權廣狹未必皆同，而要視其國行政部署類別之多寡以爲準。英倫當大戰之際設職官三十，若軍需，鎖港，食品，船舶，諸職，皆他邦所未備。故其政府之職權，干涉民生，影響民業，

視諸他邦，亦至廣闊。廣義之政府，於右述執政者而外，更包括立法，司法，之機關。人羣之生活，非法律不能維繫。而施行法律，監視人之叛服，必猶有專員司之。故政府者，實兼製法，執政，司法，三者而言。凡國會，省會，縣會，之議員，中央及地方之行政，司法，諸官吏，乃至稅吏部卒，罔不納諸政府之中。而國會，省會，縣會，部署，院廳，局所，莫不為政府總體之一部。

就茲所述政府之意義，準諸理論，而判定兩種觀念之孰當，則當然取後者。蓋政府之為物，絕不能限於執政。執政有所設施，非立法者所詔示，即其所承認。而當設施之際，號令推行，必更有待司法者之監督輔弼。諸種機關畢備，乃能稱為近世之政府，此無容疑者也。而吾人日常講談著作，所謂政府者，常採用狹義。試披覽每日之新聞紙，靜聆政客之言論，其攻訐執政者，不曰政府腐敗，即曰政府強暴，究其實不過專指執政之一部分而已，非政府全體也。合衆國稱狹義之政府為 Administration，顯然與廣義之政府相對別，於政治思想，為助頗多，惜吾國無慣

用之詞與之適合，今惟有仍因襲舊稱。而兩狹兩觀念之相殊，則當切記勿忘。

(二)有形與無形 政府之名詞，本具抽象具體二義。抽象之義，謂政府之制度，或政府之事務，抽象的以觀政府之制度事務也。具體政府之全體，吾不得而見。而吾所得見者，則警衛森嚴之國會，與意氣自得之政客；觀瞻偉壯之衙署，與絡繹不絕之官僚；若夫奔走通衢之郵夫，氣餒凌人之鐵道吏，亦莫不為政府一種具體之表象。就狹義之政府言之，則其具體之表象，若在責任內閣之國家，常在內閣，在行政諸部。吾人批評政府之良窳，若就其政制政務之原理而立論，是專注意於抽象之義。昔秋桐對於袁政府，以為其根本大旨已誤，不欲評罵是非，正是此意。若就其人物，其活動而立論，是專措意於具體之方面，對於人的問題，事的問題，而有所辯。兩方面雖不同，而關係甚近。蓋政治之運用失當，逸出正軌，未必果原因於政治原理之誤謬。而結果必至有蹂躪政本，蔑視政理之虞。此則觀察政府者所當永銘於心者也。

所謂無形之政府者，與上述抽象之政府大相懸殊。或以政治廢弛，或以人才不齊，或以政治道德之卑陋，或以特殊勢力之膨脹，具體之政府，時讓其職權於無形之政府。無形政府者，政府以外不可見之政府，超然在政軌之外，不服國民正式之監督者也。合衆國之 Boss，日本之元老，皆其良例。近矚吾邦，則五條胡同，錢糧胡同，金魚胡同，皆嘗先後有無形政府之概。無形政府之直接間接諸危險，吾不暇詳爲陳說。惟其存在，即現存政府萎靡之一徵象，乃確然無可疑者。而國民乏監督政府之能力，陷國家於不可知之數，此又國民不可卸之責也。挾不可侮之勢力隱然操縱政府，卒至推翻政府者，古有闖宦，俄有怪僧。殷鑒非遠，今後可資。政府既多少蛻化爲無形之政府，則長此以往，異種無形之政府將更繼續發生於此邦。國民其慎諸！

我們政治的生命

中國由君主改爲共和已經七年了。這七年裏頭，紛紜擾攘，變故迭生，四萬萬人沒有過一天安靜的日子。生活一天難似一天，租稅加重，物價加貴，收入日少，貨幣日跌。在戰事區域內的更是流離失所，家敗人亡（一）。大凡人遇見了困苦的事情，或是身體受苦，或是精神不快，受有刺激，總不免發生感想。總不免要避免——至少在心理上——苦痛。那麼，我們人民對於這樣的苦况，自然也應該有一番感想

了。

一派的人想這個情形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沒有什麼研究討論的價值。生活既然是這樣的艱難，我們只有爲自己的生活計畫罷了。普通的人只求飽食暖衣，野心高的人還希望着安富尊榮。生物的特性本來就是求生的意志，人類求生的

意志本來又是他最强的本能，所以無論是撞見了什麼境遇，無論是碰着什麼狀況，總是求生。人類貪生怕死，本也無足怪的。讀者諸君試把眼放開看一看那惶惶往來的男女老少，那求生之念夠怎麼樣的迫切呀！那沿街叫化的乞丐，呼爺叫娘，受人的唾罵，所求的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銅元半碗稀粥爲着保全性命罷了。那倚門賣笑的娼婦，迎新送舊，供人玩弄，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吃三頓飽飯，穿兩件新衣，將來求做個閹員政客的寵妾罷了。那焚殺擄掠的軍匪，傷天害理，屠戮無辜，爲的是什麼呢？不過是搶些衣服財寶，供他們自己的揮霍罷了。那結納權貴的政客，趨炎附勢，無隙不乘，爲的是什麼呢？不過圖個高樓大廈左姬右妾罷了。就像這四種人，雖然不是操同類的職業，——假使乞丐，娼妓，軍匪，和政客，可以算做職業——但是那求生的目的卻都是一樣的。一個人生在某個家庭裏，是一樁偶然的事。甲生在貧民的家裏，爲求生的意志所驅使，就去做乞丐，乙生在綽綽的家裏，爲求富貴的生命，就去做軍匪，做政客。倘若兩個人換個境遇，那求生的方法又自然不

同，但是那求生的目的仍然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是，人類只求生存，也不問求生的方法是怎麼樣，也不問所求的生存是什麼狀態，是應該的麼？

年紀在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民，在前朝的時候，景況比現在好的，另外有一種感想。他們覺得現在生活的困難，就聯想到十年廿年前所過的好日子。想到以先所過的好日子，也就厭惡現在政府無能的狀態，想望前朝的盛況。所以有一派的人想望康熙爺乾隆爺的盛代，就說定還是帝國時代比現在民國好。國為清朝雖然是異族雍政，但是比現在軍閥政府元老政府還勝過多多。以先的政權沒有這樣的不穩，以先的軍人沒有這樣的跋扈，以先的金融沒有這樣的雜亂，以先的風氣沒有這樣的卑鄙，以先的生活沒有這樣的困難。總之，以先的人民都能享安樂的幸福。我想這是一個誤認的見解。發這個議論的人，沒有趕上那康乾的盛代，所以不能知道康乾時代的真相。中國的歷史沒有一部是描寫人民的歷史，沒有一部是寫真實社會的歷史。即有清三百年的歷史，也還要等着一位大歷史家，徵集無限真實的材料，運用他

特出的心思和想像力，纔可以把人民社會的真相描寫出來呢。這都是因為失望於現在，所以就追想到過去。所以那迷信古典沒有辯證的能力的書獃子，更追念那太古堯舜禹湯那治之世，以為是黃金時代咧。因為失望於現在，就託思於既往，是我們人類常有的心理。但是既往是萬萬追不回來的，又何必去想念他呢？況且那帝政時代的秕政弊端，實在不見得少，小民所受的苦痛實在也是很利害，不過因為是在過去所以就忘了。俗語所謂『好了瘡，忘了痛』正是此意。現在又遇見苦惱，所以就把已經好了的創痛忘了。我們要想避去現在的苦痛，只追念既往是不濟事的。

這七年的民國，會造出這許多委曲求生的人民來。有一派人說這是政治上的罪惡。這幾年的政治不良，荼毒小民，是人人都知道的。政治舞台上的脚色，總是不外乎那幾個：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賣國奴，留學生，和前朝的猾吏。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也有一人兼戴着幾種頭銜的，一個一個的都登過場，個人獨唱全體合唱的戲已經由他們都演完了。假使請他們再演一番，仍然還是舊套

頭，翻來覆去，又有什麼意思。倘然老脚色漸漸的下台，一班新脚色再上台，所演的恐怕還及不上他們的老前輩呢。所以政治的罪惡既然已經鑄成，使人民流離困苦，喪家亡身，那是已往的不可收拾的了。但是一般的人民現在還在那裏熱心的希望那造罪惡的去除他們的罪惡，去解人民的倒懸，豈不是妄想麼？這不是推理上所謂連環推論(Vicious circle)永遠出不去環外麼？我想我們人民受苦不都是政治上的罪惡，不都是軍人，元老，名流，『民黨』，流氓，猾吏，留學生，賣國奴的罪惡，實在是我們人民自己的罪惡。大概是美國林肯說過的：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應該有什麼樣的政府。

詳細研究起來，我們中國人對於時局，對於自身，各人有各人的感想，不必全相同的。但是上邊所說那三種的看法，可以說是代表國人大部分的思想。一派的人兩隻眼睛只望着背後，却看不見前面，發起議論來，總是前代如何，古代如何（二），不推想現在應該如何可以如何。一派的人只在那裏責罵當局，却忘記了自

己，發起議論來，總是軍人如何，政府如何，不推想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又一派的人抱着那自私的齷齪的實利主義，只謀自己的富貴利達，却忘記自己以外的幾萬萬的男女，發起議論來，總是我應該如何，別叫他們如何，不推想我們應該如何。可以如何。這三種觀念都是不健全的，都是片面而不見全體的見解，都是戕賊社會而不是進善社會的辦法。就是那已經達到富貴的，果然得到實利了麼？我也不能無疑。我想那專營私利己的，所得的也不過是肉慾的物質的實利，損害人生的價值。他們的行為是釀造社會的罪惡，貽害他們的子孫。那禍患及於社會是無窮盡，怎麼會認做實利呢？

現在我們要覺悟上邊所說的三種態度都不是健全的態度。要知道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專制。我們受政治的擾亂不能有良善穩靜的生命的緣故，正是受專制的毒害。要知道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政，誠心按着民治的道理行去，纔是救濟我們自己惟一的方法。換一句話說，我們要有歷史的觀念。世上的事都是相繼

續的，絕沒有與以前隔斷再完全重新發生的。我們的政治，我們的社會，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是因襲固有的制度。因爲是因襲固有的制度，所以就是與民治主義相背馳。現在革除那固有的制度的壞的，實踐民治主義，就是解救我們人民的根本條件了。

何以說現在中國的政治不是共和呢？這個道理說起來很長。現今只簡單的指出幾樣來。第一樣就是執政的人物。現今操縱全國政權的大人物大部分都是前清的官僚。後進的人物也都是追隨官僚的後塵；他們可以打到官僚界裏去，也就是因爲模倣老官僚的緣故。第二樣是執政的思想。歷來大總統的命令和行政官的告示都可以認做現代執政者思想的結晶（參看新青年第五卷第六號非君師主義）。他們的思想最高的，不過是孔孟的政治哲學。孔孟的政治哲學是一種『開明政治』的理想，只承認人民是民，不承認人民是人；只承認人民是被治者，不承認人民是能自治的。孔孟的道理即使能完全實行也無足貴，也不能容於民治的時代，何況他們連這個思想還及不

上呢？第三樣是政治的制度。民國的總統依然保存皇帝的儀制。文武百官依然是欺侮百姓剝削小民。火車輪船都是爲官吏謀方便，使小民受困苦。防瘟疫，剿土匪，都是使官吏發外財，反使小民損失生命財產。借外債，賣礦山，都是肥官吏的私囊，吮人民的膏血。種種專制的毒毒，不可遍數。共和的國家怎麼會有這種制度呢？第四樣是人民。中國四千年的歷史是專制的歷史。現今的人受了四千年專制觀念的遺傳，一時不能把餘毒除淨，所以人人的腦筋還是專制的。他的理想的政治家是拿破崙袁世凱。最服膺的政治觀念是統一，是武力。最贊美的道德觀念是忠孝節義。上焉者每天的鑽營謀幹，不過是光耀祖宗，掛着一個愛國愛民的假面具。這種人民，因爲久伏於專制制度之下，是專能馴下詔上，沒有獨立性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幾千年來所積的惡毒，留到現在，社會學上所謂『遺蛻』（Survival）的。但是他的勢力極大，我們要認清把他一一的除去。例如中國的舊思想舊制度在舊日專制制度之下雖然有也門相當的價值，但是在民治制度之下是絕

對不能相容的。那些舊思想舊制度一旦不除，那民治之義也就不能實現於我們四萬萬人民裏。像康有爲辜鴻銘的一派不承認民治主義，專去辯護尊王，推戴治者，也就擁護歷史傳來的思想制度，却也主張一貫。倘若我們承認國家是個共和，應該實行共和，那與專制制度相關係的思想，制度，都要一齊推翻，絲毫不值顧惜的。現今人民的疾苦，就是這個：國家在名稱上已經變爲共和，但是執政的人物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人物，執政的思想依然是專制的腦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專制時代的舊樣式，一般的人民也依然不能脫除專制的餘毒，挺然獨出，顯出自己的真生命真價值來。

現在希望執政者把國家治好，拯救我們小民的苦痛，是等不得，也是萬萬辦不到的。這個有兩個緣故：一則執政者在舞台上所演的戲法已經都演完了。他們不明白民治主義的真意思。名流，『民黨』，留學生，雖然也讀過和文或橫文的書籍，他們所記得的也不過是幾個名詞，幾種制度。所以有人要做皇帝，這般新人物就把

『民意』端出來，有人要逐總統，就把『國會』造出來。他們怎麼會懂得那些名詞與制度所蘊蓄的真精神呢？二則人民專依賴執政者，也是與民主主義相背謬。在民治的國家裏，政治是人民的生命，是他最重要的活動。政治不良，他要監督執政者，推翻執政者。即使政治良，也要鼓勵執政者，指導執政者。所以政治就是人民共同活動的一種表示。共和國政治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組織的能力若何。共和國人民生命的良否，只看那人民共同的活動若何。但是受專制毒害過深的人民是沒有政治的生命的。因為他們只知道有命令和服從。(三)，缺乏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能力。大家共同組織一個會，人人希望做會長出風頭，大家共同辦一樁事，人人想掌權，把持一切。大權在握，就頤指氣使，作威作福的，就是專制的腦筋。遇見了位置高，權勢大的，就脅肩諂笑奴顏婢膝的，就是奴隸的根性。在專制國家內，只有命令者與服從者兩種人，換一句話說，只有專擅與奴隸的兩類。兩種人雖然是相對待，但純然是同一心理，兩種的表現罷了。所以我們有依賴服從的心理，就是

我們沒有脫除專制的觀念的一個證據。共和國家內不能容專擅與奴隸的。

我們是共和國的人民，不能再等待『執政者』解脫我們了。我們現在要靠着我們自己救我們，要靠着我們共同的活動造我們良美的生命。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先把專制的觀念——不特政治上的專制，連思想，風俗，習慣，家庭各方面的專制也包括在內——推翻，更把奴隸的根性——凡是對於君，王，官吏，父，兄，思想，風俗，習慣，爲盲目的服從，含畏服的心理者都在內——剷除，纔可以有政治的生命，纔可以聯合組織做共同的組織。有共同組織共同活動的，纔可以稱做民治國家（四）。但是民治國家並不是沒有命令和服從的。不過他的命令不是外來的命令，不是專制的命令，是大家約束大家。他的服從，不是盲目的奴隸的服從，是大家顧全大家的利益，大家顧全大家的生命的一種服從。所以民治國家的總統，不能自己隨意下『上諭』，更不能下講道德說仁義的教條，因爲他不過是行政的領袖，他只能在各種法律所定範圍之內盡推行的職務。即在總統政權最大的美國，也是有憲法，習慣，和

他自己的道德觀念管着他。所以民治國家的國會代表不能是「魚行」的夥計，更不能是行政或督軍的代表。因為國會代表是我們人民舉出來替我們說話的，替我們籌畫大家應該怎麼約束自己的，替我們監視各種官吏的行爲的。即在憲政萎靡，勞働沒有代表的日本也是有幾個國會議員是代表人民的。至於曹汝霖會代表烏梁海，孫毓筠會代表前藏，汪榮寶會代表土謝圖汗，林長民曾代表三音諾顏汗，（五）只有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可以演得出來，即英國一八三二年選舉法修正以前，也恐怕沒有這樣鬼蜮的代議制的。民治國的人民不能袖手旁觀聽憑當道的處置，更不能諂媚官長去做他們的傀儡。因為人民所組織的，所活動的，所奮鬥的，都是為保護自己，增進大家的利益。大家不聯絡起來保護自己，就要受己以外的人支配剝削的。那貪鄙庸懦的雖然可以藉着巴結逢迎有權勢的去保護他本身，增進他自己的利益，但是那權勢有變遷，有升沉，是一個不可靠的東西，——中國這七年的歷史已經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任憑你是朝秦暮楚，迎張送李（六），也是保不住你自己的利益能穩固，又

爲什麼不由大家盡力去保護大家的穩固呢？更深一層說，一段便宜事只是一個人或少數人得到，但是多數人得不到或反吃虧的，並不是其便宜，那個便宜也是不能長久的。這個道理現在不能申說了。

七年以來的民國，是沒有人民的民國。因爲人民沒有聲息，沒有動轉，沒有對執政者說『我們在這裏看着你了』！所以執政者纔造出這許多政治的罪惡。並不是因爲政治的罪惡，所以人民纔這樣流離困苦的。現在七年將盡，轉瞬就是新歲，我們人民豈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發揮政治的生命，或有組織的活動，使八歲的民國，變成人民的國家，民治的國家麼？（七）

（一）七年以來，各省人民沒有不因爲政局的影響受災害的。但是那受兵禍最慘的就是四川湖南兩省了。兩省人民所受的苦發表在報紙上的，不過是滄海之一粟。況且各處人民所親受的苦況，更不是紙筆所能形容的。今年十二月七日有「旅滬湖南善後協會」上南北當局的電報一通，讀了可以略窺湖南人民的苦狀。原電加下：